

四、毛林體制尚在初步建立階段，前途阻礙甚多。毛澤東所最憂慮者爲其死後受到如史達林式之被鞭屍，故出以跡近瘋狂之全大陸整肅舉動。紅衛兵已與地方黨政組織控制下之工農學生呈對立狀態，且難以協調，勢必導致未來混亂之局。

五、「文化大革命」爲秦始皇焚書坑儒之現代版，此爲對現代挑戰之愚行。在中國大陸之知識份子已無發言權與生命保障，其但求苟生者如郭沫若等之自我批判，實爲知識份子之墮落。惟中國知識份子對權力之抵抗，亦有其獨得之方法，係在無形中成長。

六、毛澤東將作第二次大躍進之試驗，共匪在實施第三次五年計劃中爲求蓄積資本，自只有加緊降低國民生活水準，強制勞動生產之一途。現紅衛兵所叫出之口號及提出之要求，殆即爲毛之第二次大躍進之序曲。

此外，所能嗅到含有對共匪姑息氣味的論調，則是以「毛澤東試圖從事

史達林都未能做的人性改造工作」爲解脫毛匪愚暴行爲的論據，但也並不敢悍然表示要擁護這種改造工作。

五 結語

從日本對最近匪情的批判觀察，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赤禍似已由隔岸觀火的利己心情走向重加檢討的覺醒境界。共匪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狂潮，使自始即受中國文化哺育而成文化支流的日本開始感到不安，這已不容其再有隔岸觀火的悠閒心情了。

日本執政者在不留情日匪貿易上是否能保持不利令智昏的立場呢？這仍是一項疑問。日本知識份子對共匪企圖否定中國歷史的妄想已提出批判的抗議，但對於接受作爲如何維護東方文化戰士的任務，則尚在徬徨之中，這更是期待於日本知識份子良知抉擇的一項考驗。

偽

蒙

的

對

外

關

係

尹慶耀

偽蒙的對外政策，不決於庫倫，而決於莫斯科。一切須在有利於蘇俄之條件下進行。自由國家與偽

蒙建交，將直接提高此一附庸之國際地位，間接有助於蘇俄政策之推行。另一方面則減低本身之聲望，打擊反共國家之士氣。至於意圖在偽蒙獲得莫斯科命令許可範圍以外之任何事物，勢必成爲泡影。

外蒙地區是帝俄與蘇俄不斷垂涎的土地，偽蒙政權是蘇俄最早且最忠實的附庸。

一九二一年我辛亥革命時，外蒙即在帝俄唆使下宣佈自治。俄共十月革命後，屢次聲言放棄帝俄在華之一切特權。一九一八年七月，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G. V. Chicherin)對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告稱：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各種壓迫，及其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外交人民委員助理加拉罕(L. M. Karakhan)發

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外蒙取消自治，重入祖國懷抱。一九二二年蘇俄紅軍進入庫倫，製造「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同年十一月即予承認。惟蘇俄一直不敢否認外蒙爲我領土。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五條明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俄蒙簽「友好互助」議定書，我政府以其違背「中俄解決懸案大綱」，提出嚴重抗議，四月七日我外交部聲明該議定書無效。八日蘇俄復照聲明，無意損害中國之主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協定繼續有效。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首腦雅爾達會議，在祕密協定中，蘇俄獲得

維持外蒙現狀及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以前帝俄在我東北之權利的保證後，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

我國并未參加雅爾達會議，原可不受其密約之約束，惟在友邦影響下，始與蘇俄談判「友好同盟條約」，雙方對外蒙問題爭執甚烈，最後我提出：(一)承認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二)協助消滅新疆叛亂；(三)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表示願於擊敗日本及蘇俄接受上述三項條件後，外蒙可經由公民投票決定其地位(註一)。「中蘇條約」簽訂於同年八月十四日，當天日本即宣布投降。十月二十日外蒙在共黨控制下舉行投票，於翌年一月五日宣布「獨立」。同年即採用俄文字母。

蘇俄蓄意破壞「中蘇條約」，佔據我東北遲不撤兵，將繳收日關東軍全部武器移交共匪，支持其叛亂；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偽蒙騎兵在蘇俄飛機掩護下，越界二百里進攻我新疆北塔山，當時在場指揮的就是現任蘇俄防空總司令蘇傑茨(V. A. Sudets)空軍元帥。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他應邀訪蒙，偽蒙「真理報」會介紹他參加過保衛蒙古人民解放與獨立的事業，并會在北塔山等地區粉碎「敵人」，因而兩度獲得蒙古有功戰士赤旗勳章(註二)。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向聯大提出控蘇案，一九五二年一月聯合國第六屆大會，我代表再度提出，二十九日政治委員會通過該案，確認蘇俄違反「中蘇條約」，并於同年二月一日經聯合國大會通過。翌年二月二十六日我明令廢止該約。

二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以降，蘇俄提議使偽蒙加入聯合國，先後達十三次。惟偽蒙原為蘇俄傀儡，不具備一個獨立國家的條件。蘇俄當年未將偽蒙一如唐努烏梁海，直接納入其版圖，實即希望在聯合國中多此一票。世界人士也頗了解。因之，一九四七年八月，安理會中澳洲代表即認為：「外蒙與蘇俄以外的國家并無外交關係，它并未提出它是否能履行會員國責任的證據。」一九五五年聯合國討論偽蒙入會問題時，法國代表會稱：「蒙古不過一個地理名詞，根本不是一個國家。」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蘇俄利用整批交易方式，將偽蒙挾帶入會，成為第一〇二個會員國。當時我因恐阻延

新成立之茅利塔尼亞入會，未便使用否決權。乃由我代表在大會中說明偽蒙確係蘇俄傀儡之事實後，聲明棄權以示維護主權之嚴正立場。而偽蒙入會後，在聯大第一次投票，即關於茅利塔尼亞入會問題，竟隨蘇俄代表棄權，亦充份自行暴露其附庸性格，引起議場的鬨笑。迄今偽蒙自卑感仍重，在聯合國內外均少活動。現偽蒙所參加之國際組織如左：

名	稱	加入時間
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	(IOJ)	一九五〇年九月
聯合國		一九六一年十月
* 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	(ECAFE)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 世界衛生組織	(WHO)	一九六二年四月
*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一九六二年六月
經濟互助委員會		一九六二年六月
*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委員會	(UNESCO)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 世界氣象組織	(WMO)	一九六三年四月
* 萬國郵政聯盟	(UPU)	一九六三年八月

資料來源：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

左表中有*號者為聯合國所屬組織，至聯合國內其他組織，偽蒙尚未參加。聯合國內亞非集團活動，亦多不邀偽蒙參與。右表中所列其餘組織，除奧林匹克委員會外，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乃一左翼團體，而「經濟互助委員會」則為蘇俄集團的合作機構。此外，偽蒙并未參加其他國際組織活動。

偽蒙現與三十三個國家有外交關係(請參閱附表)。據偽蒙通訊社(Monsame)報導，法國首任駐偽蒙大使喬治·貝爾斯(音)，已於今年六月二十日抵庫倫。回顧前此法國代表在聯大之發言，態度何其矛盾？當然，它是為現實「利益」實則係若干幻想所驅使，其他國家又何獨不然！

然則偽蒙的對外政策如何呢？今年四月下旬，偽蒙「真理報」公布的蒙共新綱領草案中說：要為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保證和平條件；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各國的團結友誼與合作；支持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促進當代一切革命力量的團結，為維護和加

強普通裁軍與和平而鬥爭。簡單一句話，這是蘇俄政策的蒙古版。

III

新綱領又指出：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全面合作，以及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多方面的援助，是獲得并加強蒙古人民的自由與獨立，克服國家幾百年來的落後現象，及順利建設新生活的決定因素。又說：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共），反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團結，使一國人民反對另一國人民的企圖；反對發展從其他兄弟國家孤立的反馬克思主義路線；反對可能損害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神聖團結的一切行動。前者是頌揚蘇俄，後者是抨擊共匪。僞蒙在匪俄鬥爭中所採的立場，也就彰彰明甚了。

僞蒙內部確有親俄與親匪派存在，其上述立場的形成，也經過若干波折。

蒙共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尤·澤登巴爾（U. Tsedenbal）為親俄派。一九五四年克宮上演集體領導，通令各附庸把黨的第一書記和政府的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分由兩人担任。澤登巴爾辭去前者，專任後者。由親匪的第二書記達·達姆巴（D. Damba）升任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克宮反史。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俄共整肅馬莫集團，四日蒙共召開中央全會，免去親俄的巴·錫林迪布（B. Shirendeb）中委職務，七日再免其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職務。前駐俄大使調任外長的阿吉爾畢希（D. Adilbish）也被免職。當時由親匪派的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魯·會德（L. Tsend）升任第一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三月蒙共第十三次大會中，澤登巴爾頗為失勢。但其時匪俄衝突已起，同年十一月澤登巴爾赴俄哭訴，指達姆巴為親匪的民族主義者，在黑魯曉夫支持下，返國召開中央全會，罷黜達姆巴，自兼第一書記。翌年達姆巴及五位政治局委員整肅。

一九六一年七月蒙共第十四次大會，政治局候補委員賈爾卡賽汗（曾以大人民呼拉爾主席資格，於一九六〇年率團訪匪，同時被任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及沙拉夫（D. Sharav）一九五九年七月以後至十四次大會前任駐匪區大使）均落選。一九六二年九月蒙共三中全會，將同年五月成吉思汗誕生八百週年紀念活動中，最熱心的政治局委員達·圖姆爾——奧其爾（D. Tomor-

僞蒙的對外關係

ochir），指為民族主義者，加以整肅。

一九六二年六月僞蒙加入蘇俄及其東歐附庸組織之「經濟互助委員會」，其內部親匪派及民族主義者并不滿意。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俄共書記伊里切夫（I. F. Ilichev）指導下，蒙共召開「思想理論問題」會議，打擊民族主義者。十二月五中全會，通過決議，公開批判共匪。并將會德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第二書記等職務解除，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根登也被免職。大人民呼拉爾也解除會德的主席職務。翌年，會德派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扎·賓巴道爾吉也被免職。

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親匪派蠢動。同年十二月蒙共六中全會，將洛呼茲（T. Lokhuzd）、涅亞姆布（B. Nyambu）、蘇爾馬札瓦（B. Sumazhava）三中委開除黨籍。據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俄共「黨的生活」雜誌報導，其罪名為：「要求蒙古拒絕與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互相有益的合作，企圖煽動叛亂份子造成黨的分裂。誇張國內問題，脫離黨的總路線」。同月二十七日，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謝列平（A. N. Shalepin）抵蒙，勾留十日，會往戈壁南部達蘭沙加參觀，那裏是共匪建築工人和煽動份子的集中地。據傳被整肅的三中委之一，就是該地區的共黨頭目。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南斯拉夫駐莫斯科記者森迪克在貝爾格萊德廣播，稱上述蒙共整肅事件，是因為若干高級領導人員在共匪唆使下，準備發動一次政變而造成的內部分裂，其危險更大於外來的威脅。同時英國「約克郡報」，也說那是一次流產的政變（註三）。然而，這次嚴重的風波過後，蒙共的親共路線當更堅定而少阻力了。

IV

匪俄為拉攏僞蒙而競予援助。截至一九六〇年五月，共匪給予貸款及贈與，共計四億六千萬舊盧布。最後一筆兩億舊盧布貸款，係對僞蒙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六一至六五年）的援助。雙方關係惡化後，是否已全部支付不詳。蘇俄由一九四七至六一年七月，給予僞蒙貸款及贈與二十二億五千七百萬舊盧布，此後似尚有追加。

一九六三年底，傳僞蒙會向匪要求援助，匪則要求僞蒙增加對匪輸出家

畜，其數量龐大，足以破壞偽蒙經濟支柱之畜牧業的基礎，并須停止對其他國家的輸出。蘇俄於一九六三年減少偽蒙供應肉鬆二萬六千噸，相當於六萬頭牛和三七萬頭羊（註四）。同年偽蒙輸往蘇俄的綿羊與山羊爲一、二四六、〇〇〇頭，一九六四年再減爲一、一三三、八〇〇頭。

一九六五年四月蘇蒙協定，爲援助偽蒙第四次五年計劃（一九六六至七〇年），蘇俄給予貸款及贈與四億九千五百萬新盧布，另一億七千萬新盧布債務，允予延期償還，兩項共計六億六千萬新盧布，佔該次五年計劃投資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偽蒙自稱新的經援較前次五年計劃期間的援助約多兩億新盧布。按偽蒙人口平均計算，其每一國民投資額超過蘇俄之上。又偽蒙加入「經互會」後，東歐各國亦加強援助，達爾汗（Dartan）工業區，由蘇俄東歐援建的工業企業甚多。其新五年計劃中也普獲東歐經援，已發表的有捷克貸款一、四一〇萬新盧布。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匪與偽蒙擅訂「邊界條約」，向偽蒙示惠。惟一九六四年四至七月，共匪在偽蒙要求下，撤退其派赴偽蒙的勞工。六月間蒙共致商共匪，譴責共匪對蘇俄的態度。九月九日偽蒙通訊社發表偽蒙政府聲明，指責毛匪澤東於同年七月十日對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有關領土問題之談話。一九六六年一月布里茲涅夫訪問偽蒙，簽訂二十年友好同盟條約，不久即傳俄軍進駐蒙東，偽蒙國防部長勒哈格瓦蘇倫（J. Ikhvusauren）聲稱，蒙軍已擁有最新式火箭。同時匪電台即展開反偽蒙運動，六月間北平蒙語廣播，指責偽蒙在俄陸軍協助下侵犯邊界，並准蘇俄沿邊界建立軍事力量。同月二十七日英國「衛報」報導，匪會抗議偽蒙在邊境挑釁，使兩國關係惡化。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陳毅在會見記者時說：「新中國（共匪——下同）成立後，對蒙古人民共和國提供了大量援助。這幾年，蒙古領導集團追隨黑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中國，我們并不因此撤銷對它的援助，……是否認爲和中國合作更爲有利，這要由蒙古人民自己抉擇，我們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們。」按一九六四年匪撤退者爲根據契約由偽蒙支付之勞工，但共產未了的援助工程仍在進行，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匪「新華社」報導，匪根據一九六〇年五月經援協定之烏蘭巴托至那賴哈的二三公里公路業已竣工。若干匪區勞工現仍在偽蒙勞動，今年七月偽蒙水災，尚有匪工人救起一二〇

名偽蒙災民的報導。（註五）。又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匪蒙間會簽訂本年度換貨協定。然共匪之努力，不能改變偽蒙一面倒向蘇俄的態度。四月一日澤登巴爾在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講話時稱：反動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能够提高民族的威信，却反而會導致民族自我孤立，貶低民族的榮譽與尊嚴。這顯然是指責共匪。於是六月七日至十一日蒙共舉行第十五次大會時，有三十九個共黨代表團出席，共匪及阿爾巴尼亞都拒絕參加。

五

一九六一年時，美國鑒於匪俄關係惡化，擬與偽蒙建交，俾在庫倫設立使館，以便搜集情報。而日本對於建交事亦感興趣。是年六月二日美國始在莫斯科與偽蒙接觸，九日偽蒙回答表示願與美商談。日本先由駐華沙大使岡田參事，與該地共匪及偽蒙人員非正式接觸，繼於是年六月二十一日由駐莫斯科大使館的董光參事與偽蒙大使會晤，要求允許日本兩外交官入蒙作實地考察。七月十四日偽蒙外交部發言人聲稱：蒙古準備與日本、美國及其他西歐各國樹立外交關係。且明言蒙古了解美國實爲探聽匪俄關係的發展，才願在庫倫設立使館（註六）。九月間日本駐荷蘭大使館的武藤武和駐俄大使館的秋保光孝兩三等祕書，入蒙訪問。惟美國在我反對下，已停止承認活動，日本也隨之延緩建交。

今春美國部份人士再度提起承認偽蒙問題，三月間日本駐俄大使中川，與偽蒙大使在莫斯科接觸，以「掃墓」爲名，派團入蒙試探建交。嗣因美國務院人士表示，美國立場仍不承認偽蒙。日本椎名外相於四月十二日在國會答詢時，亦表示無立即與偽蒙建交計劃。惟七月間日本又有「考慮」之說，且傳建交將在明春實現。

八月六日偽蒙答覆日本，希望掃墓團於該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赴蒙。該團遂於二十二日啓程，二十四日抵庫倫。日會派外務省歐亞局東歐課的秋保光孝、亞洲局中國課的花田磨公兩事務官，以及自民黨議員、該黨廣報委員會委員長長谷川峻、民社黨議員受田新吉等同行。惟因美國已表示不與偽蒙建交，且我國之嚴正立場，日本不能不有所顧忌。由於該團行前，即囑其同行官員勿對偽蒙作任何承諾。該團返日後，建交問題亦逐漸冷卻。部份日人認爲一九六一年日本支持偽蒙入聯合國，即係事實上承認。惟其所能列舉之

建交理由，仍不外蒐集情報與增加貿易等等。但匪俄衝突，已達互揭瘡疤、互揚醜史階段。偽蒙既一面倒向蘇俄，則庫倫既非離開匪俄之理想地區，亦失其收聽站之價值。至於日蒙貿易更無重要性可言。

偽蒙經濟落後，對外貿易極微，一九六〇年輸入九、七〇〇萬美元，輸出七、二〇〇萬美元。近年數字未見發表，縱有增加，為數當亦有限。過去對俄貿易佔其總額百分之八十。現偽蒙與二十二國有貿易關係，與「經互會」各國均訂有一九六六至七〇年的長期貿易協定。對共產國家貿易可以貨易貨，對自由世界貿易，因偽蒙缺少自由外匯，增加實有困難。其近年與日本貿易數字如左：

日本對偽蒙輸出入統計（單位：千美元）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	一九六三	一九六四	一九六五	一九六六
輸出	三三・一	五〇・〇	四〇・七	五五・〇	二四・一	四七・二	
輸入	〇	二九	四〇・〇	七五・七	一四〇・二	二二・二	
計	三三・一	七九・〇	八〇・七	一二五・七	一六五・三	六九・四	

註①：根據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資料 ②：為契約上數字

一九六五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計輸出八十四億五千八百七十六萬美元，輸入八十一億六千七百二十六萬美元（註七）。日蒙貿易輸出入總額最高不過七十萬元有奇，所佔比重極輕。現偽蒙出口貨品，仍以牲畜、毛皮、皮革、肉、乳、礦產為主，所產些許小麥，也要輸往蘇俄。可能對日輸出及日本所能採購者不多，運輸則須經中國大陸或繞道西伯利亞。因此，以增進貿易為由而與偽蒙建交，實難令人置信。

六

此次偽蒙對於美日建交擬議反應不一，且與一九六一年時態度有異。此乃完全受蘇俄的影響所致。

一九六一年初，美蘇「和平共存」空氣尚濃，蘇俄願見美國承認偽蒙以偽蒙的對外關係

抬高其身價，故當時偽蒙亦反應熱烈。現因越戰問題，美蘇關係冷淡。且因共匪指責美蘇聯合包圍，蘇俄雅不欲於與偽蒙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後，立即引進美國，予共匪以攻擊口實。因之，偽蒙反應亦較冷淡。又七月十九日美國務院宣布，已經由駐聯合國代表向偽蒙提議，以二萬五千元救濟偽蒙水災。偽蒙外交部長芒·杜格爾蘇倫（M. Dugersuren）在對蒙古通訊社記者談話中悍然拒絕，他說：「最近我會接待紐約時報副總編輯沙里斯伯瑞（G. Salisbury），據紐約時報及一些美國新聞社發表的報導說，在談話中我表示蒙古準備接受美援，如果這項援助是由庫倫的水災。我必須說，這項報導與事業完全不符。現在美國政府就援助蒙古的決定大事渲染，作出人道主義擁護者的姿態。美國當權者的技倆，祇能看成一個假冒為善的運動，和對人道主義的嘲弄」。偽蒙對此事態度是否前後不一致，吾人不得而知。但上述談話，經由莫斯科「塔斯社」於同月二十一日以英語播報，則致堪注意。

蘇俄目前正積極拉攏日本，故偽蒙對日建交，亦反應熱烈，此次日本掃墓團原分兩組，在蘇俄伯力分手，一組赴偽蒙，一組赴蘇俄韃靼自治共和國的叶拉布加（Elabuga）地區。過去偽蒙從未允許日人入境掃墓，而蘇俄的叶拉布加乃重工業地區，禁止外人入內。日人此行實係特許。又蘇俄同時允許日人赴國後、色丹、齒舞掃墓，亦係二十一年來之首次。凡此均與蘇俄拉攏日本有關，而日人赴蒙掃墓，實係蘇俄促成。

又日蒙之間尚有兩項爭執問題：（一）一九三九年八月，日蒙曾在諾門罕發生衝突，偽蒙稱有二、〇三九人被殺，會要求日本賠償偽蒙幣三億圖格里克（合八〇、四九五、七五〇美元）。日本認為諾門罕事件已於同年九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簽訂諾門罕停戰協定時，即告解決。（二）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俄軍攻擊我東北之日軍，十日偽蒙派騎兵八萬及其機械部隊助戰。偽蒙要求日本締結和約，日本則不承認雙方會進入戰爭狀態。

今年三月日蒙在莫斯科洽談時，偽蒙暗示并不堅持賠款問題，七月間日本社會黨參加偽蒙「獨立」紀念，偽蒙表示願無條件建交。八月二十六日隨掃墓團赴蒙的秋保，與偽蒙外交部東方司長贊丹佐鐸會談，後者表示偽蒙願與日建交，并希望早日開始具體商談。秋保建議以新德里或莫斯科為會商地點，贊丹佐鐸則選定莫斯科。秋保又就上述兩項爭執問題提出探詢，贊丹佐鐸稱「以個人立場言，和約并非無必要。」對賠款問題則未予置答。八月三十

日長谷川及受田返日，在機場答覆記者時稱：彼等與偽蒙首腦會談，對方聲言「早日建交，乃蒙古人民之公意。」但在與偽蒙外交部人員會談時，感覺建交時對方有要求賠償之「可能」。

偽蒙對賠款似無意堅持，其態度如此曖昧，或係因日本方面已趨慎重，不得不然。在蘇俄與共匪競相爭取日本的前提下，偽蒙之賠償要求隨時可以放棄。此乃偽蒙的附庸性格之必然表現。

總之，偽蒙的對外政策，不決於庫倫而決於莫斯科，一切須在有利於蘇俄之條件下進行。自由國家與偽蒙建交，將直接提高此一附庸國之國際地位，間接有助於蘇俄政策之推行。另一方面則減低本身之聲望，打擊反共國家之士氣。至於意圖在偽蒙獲得莫斯科命令許可範圍以外之任何事物，勢必成爲泡影。

註一：以上所述蘇俄謀取外蒙經過，請參閱國防研究院：「蘇俄簡明百科全書」有關各案。

註二：見同月八日偽蒙「眞理報」，該報且說明蘇傑茨於一九三三至三七年任偽蒙空軍教官，對發展與加強偽蒙空軍有功。

註三：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社倫敦電。

註四：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蒙共全會中，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札格瓦拉爾(N. Jagwara)報告。

註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匪「新華社」烏蘭巴托電。

註六：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日本「東京新聞」。

註七：見一九六六年日文「朝日年鑑」。

附表一：與偽蒙有外交關係的國家

國名	建交日期	國名	建交日期
蘇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捷克斯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韓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匈牙利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阿爾巴尼亞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	羅馬尼亞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匪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北越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東德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南斯拉夫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波蘭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	古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
保加利亞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以上共產國家十三)

印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印	尼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緬甸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緬	亞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柬埔寨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錫	蘭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尼泊爾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	巴	基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
馬利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察	國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
阿爾及利亞	一九六一年六月	阿	聯	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
阿富汗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迦	納	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

(以上亞非集團國家十四)

英國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瑞	士	一九六四年
奧地利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	瑞	典	一九六四年七月
芬蘭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	法	國	一九六五年四月

(以上歐洲國家六)

資料來源：(一)一九五七年共匪「世界知識手冊」。(二)一九五七年、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蘇俄年鑑。(三)一九六五年歐羅巴年鑑。(四)其他。

二 偽蒙對外交換使節概況

與偽蒙互換大使者十一

蘇俄、共匪、北韓、北越、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印度(印駐俄大使兼駐偽蒙大使)。

偽蒙派出大使對方尚未派遣者二

幾內亞、古巴

與其他各國互由駐俄、駐匪區及駐其他國家大使兼任。
資料來源：一九六六年九月日文「東亞時論」。